



奴

流亡學生時代

目少年

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 之一

王鼎鈞著

怒目少年

——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之二

爾雅題字：王北岳 爾雅篆印：張慕漁

有版權·翻印必究 封面設計：嚴君怡

怒目少年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之二（爾雅叢書之432）

作者：王鼎鈞

校對：王鼎鈞·吳美幸·彭碧君

發行人：柯青華

出版·發行：爾雅出版社有限公司

臺北郵政三〇一九〇號信箱

臺北市中正區一〇〇八二

廈門街一三巷三十三之一號一樓

電話：二三五四〇三六 傳真：二三五七〇四七

郵政劃撥：〇一〇四九二五一一

網址：<http://elitebooks.so-buy.com>

E-mail：elite113@ms12.hinet.net

法律顧問：蕭雄淋律師

臺北市師大路八十六巷十五號一樓

印刷者：崇寶彩藝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中和市圓通路四三五巷二之十二號

二〇〇五（民九四）年二月二十日初版·二〇一〇（民九九）年二月一日四印
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〇二六五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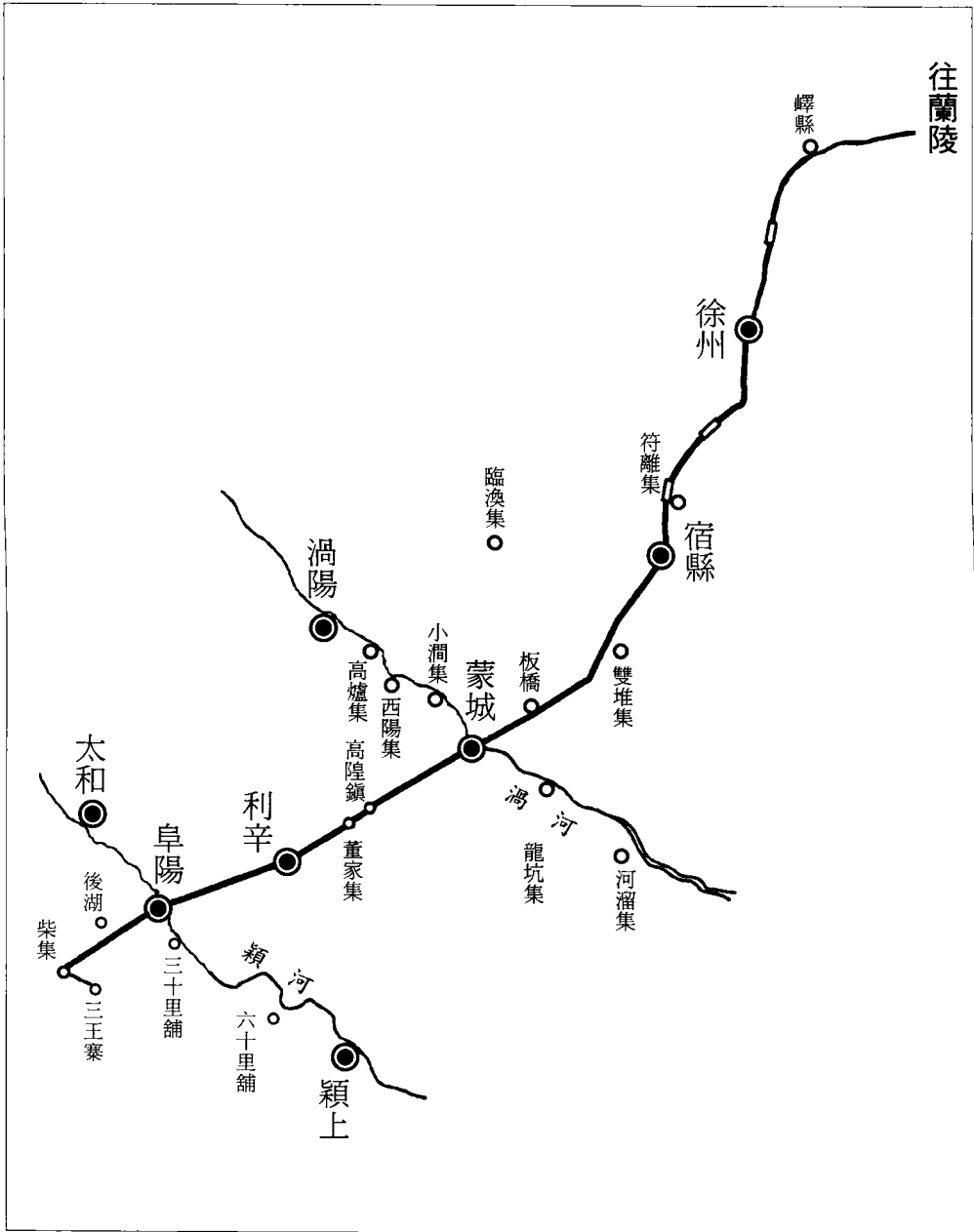
定價 340 元（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社更換）

爾雅出版社特別推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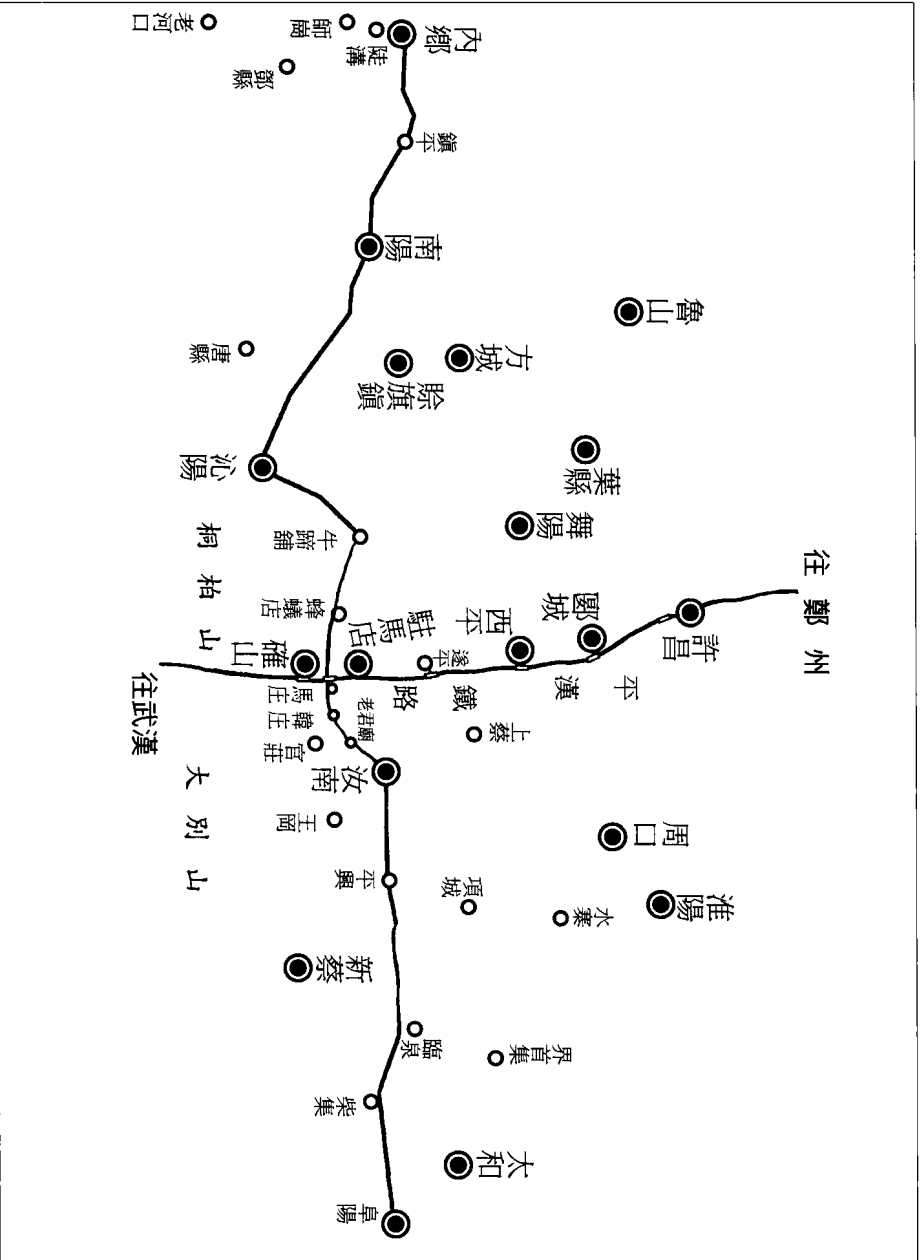
王鼎鈞一生著述，他是華文世界裡寫得最好的作家之一，如果只准我們提十位華文作家的名字，王鼎鈞的名字一定在其中，他的作品，文字魅力來自對文字的不停推敲和試驗，他的作品內容，魅力來自對心靈的啓發。

王鼎鈞的自述增訂後新版問世。大散文的先驅。記憶文學的佳例。成長是有聲音的。中國人是可歌可泣的民族，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……流血成河的年代已經遙遠，我們的子孫不該全部忘記，一個沒有歷史愛恨的民族，他的子民會活得沒有方向。

中國人爲何不生氣？鼎公說，中國人也會「忘其身以及其親」。
魂魄來兮，中國人啊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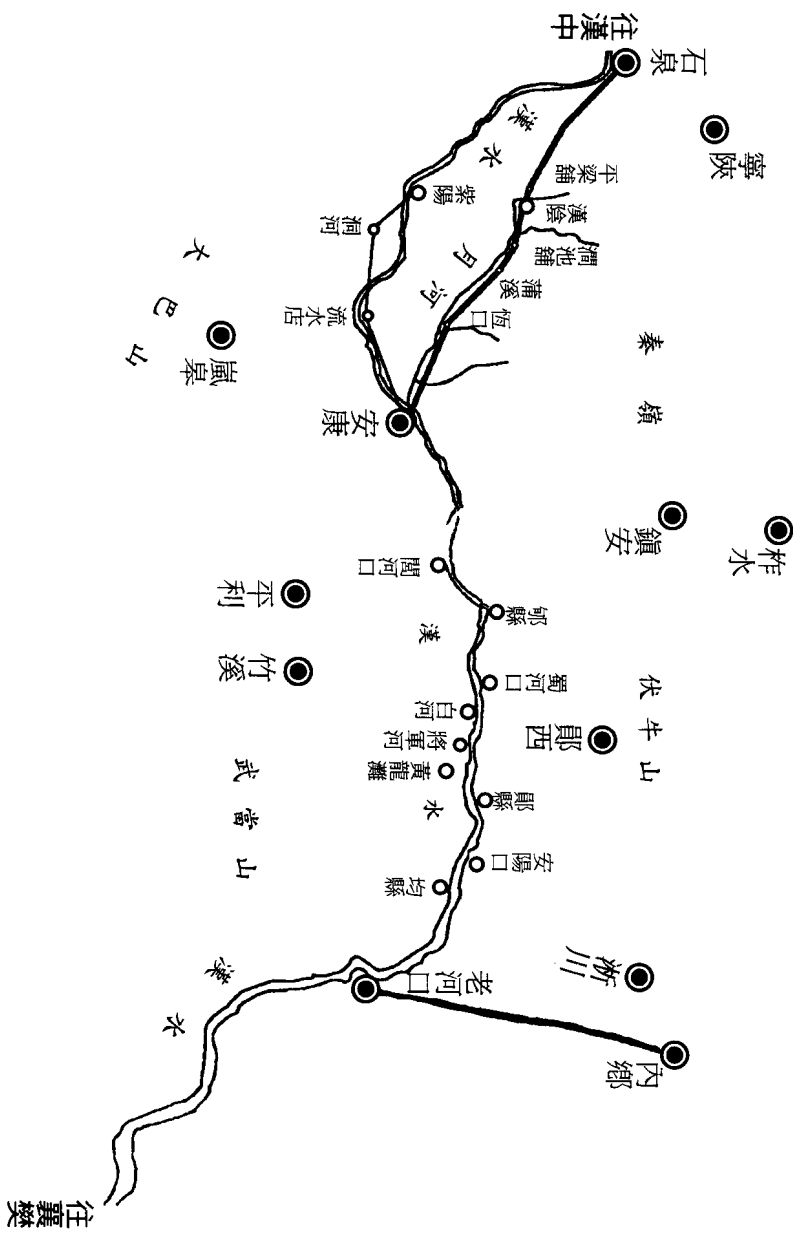


由蘭陵到阜陽路線示意圖



國立第二十二中學西遷主要路線示意圖 (第一圖)

往西安



國立第二十二中學西遷主要路線示意圖 (第二圖)

(根據李之勤學長西遷路線圖訂正)

與生命對話

王鼎鈞

1

這些年，常常看見有人在文章裡質問：「中國人，你為什麼不生氣？」

中國人會生氣，敢生氣，也會經怒不可遏。「地無分東西南北、人無分男女老幼」一齊怒火炙心的時候，也曾使「山岳崩頽、風雲變色」，一個人忍無可忍的時候，也曾「忘其身以及其親」。

遠者固無論矣，以我及身所見所聞，中國人爲了「華人與犬不得入內」而生氣，爲了揮動東洋刀砍掉中國人的腦袋再哈哈大笑而生氣，直氣得開著大卡車衝進黃埔江，氣得把一排木柄手榴彈綁在前胸後背往坦克車底下鑽。中國人也爲了從香港到重慶的飛機上有一隻洋狗

而生氣，也曾爲了莊稼漢沿街叫賣他的小女兒而生氣，直氣得拋下老婆孩子遠走高飛、隱名埋姓，二十年後再回來清算他的親族鄉黨。

中國人生了氣，有時候像滾水，有時候像火山。抗戰軍興，中國人蓄怒待發，出氣的對象有變化，先對外國，後對本國。許多事我或在局外、或在局內，許多人我或者理解、或者迷惑。許多人，包括我在內，我們不知道何時、何故發生這種載舟覆舟的變化，我們不是秋風未動蟬先覺，而是秋風已動蟬先落。原來人的情緒那麼不可測，後果那麼不可預估，許多人這才修心制忿。

出入於兩種怒氣（對外國和對本國）之間的我，以一個少年人的受想行識，構成〈怒目少年〉這本書的內容。繼〈昨天的雲〉之後，這是我的第二本回憶錄，——應該說是第二部分。它記述由一九四二年我前往抗戰後方起，到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爲止，我對中國社會所作的見證。「兩種怒氣」的消長即發生在這段日子裡。

2

奇怪，爲甚麼有人寫文章？寫作，依我看，有如下的效用：

謀利益（經商）賺了錢

出惡氣（快意）報了怨

結世緣（交友）得了名

廣信念（傳心）載了道

盡善美（入聖）登了峰

參化育（法天）成了神

排列起來似乎有等級，越往後境界越高，到「盡善美、參化育」幾乎高不可攀。儘管如此，它們仍然存而不廢，做天下後世追求的目標。

多年以前，中國作家處境惡劣，有時連傳心交友都有不測之禍，「謀利益」只好作政治投機，「出惡氣」與虐待狂難分，所謂信念，淪為「一紙崇高神聖之胡言亂語」，盡善美、參化育乃是雲霄羽毛，四顧茫茫。如此作品，不但「今日所作、明日必悔」，也是「昨日所作、今日已滅」。一九七七年後中共推翻文革，政策開放，大陸上有一位老作家放聲大哭，他說他寫了幾十年都白寫了。我從報上看到這句話悚然良久，連忙檢查自己的作品還能剩下多少，謝天謝地，畢竟此善於彼，我還有些「私房」手工，有些「無用之用」的古調，可以

「自其不變而觀之」。我還眼前有紙，手中有筆，冥冥中有些春夏秋冬，可以補平生不及。作家的遭際、見聞、思考，都是上天給他的訊息。作家接收訊息，「譯」成文學，縱不能參化育也要盡善美，縱不能盡善盡美也要求善求美，在有限的善美中表現無限天機。世緣可得可失，恩怨可了可忘，利益可有可無，吾生有涯，朝聞道、夕死可矣。

3

寫回憶錄需要回憶和反省，需要資料幫助回憶和激發反省。要清理五十年前少年事，得找到五十年前少年人。一九八二年，我對中國大陸展開了連續四年的通訊搜索，向「隔世」尋找我「前生」的舊識。那時，中國大陸的經濟繁而未榮，要他們花兩元人民幣回一封航空信是個負擔，我到集郵商店高價買進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郵票貼在信封上，打好通信地址，把信封一個一個寄給他們使用。那幾年，我幾乎每天收到由中國大陸來的信，補足這本書需要的資料（抗戰生活），也為我寫下一本書提供助力（內戰經驗）。

五十年了，經過那麼長的戰爭和那麼多的政治運動，舊人怎會仍在原處？不錯，內戰期間的大遷徙，戰爭停止後的大清洗，他們在數難逃。他們的星球爆炸了，他們散落在黑龍

江、內蒙、新疆、青海、雲南、廣西、西康，做舊世界的碎片。謝天謝地，他們還活著。種種磨難都是事實，可是他們活了過來。謝天謝地，外面風傳的大滅絕並未發生。

這些人，又是如何被我找到的呢？這多虧了中國大陸各地的僑務辦公室，簡稱僑辦。大陸上由中央到地方每一級政府都有僑辦，即使鄉鎮也有一個人兼辦這方面的業務。只要我能提出某人的原籍地址，他們一定有辦法弄個水落石出；只要我能提出某人「最後」住在何處，他們也多半能有個交代。他們人口管理嚴密，名不虛傳，僑辦執行政策之徹底我們自歎弗如。——這些都是過去的事了，一九八六年以後，四海交流，統戰成功，除了有影響力的僑領，很難、或者根本不能再接到他們的回信，時也，勢也，事有必至，理有固然，無論如何我感謝他們，我的願望已在一九八六年以前實現。我把他們的名字牢牢的記在心裡，寫在日記裡，保存在通信的檔案裡，但是不必寫在這裡。

4

我還需要閱讀。我讀戰史、方志、名人的回憶錄，我從那些書裡沒找到多少可用的材料。我說過，我關懷的是金字塔下的小人物，貼近泥土的「黔黎」，歷史忽略了他們，不願

筆生花，但願筆發光，由我照亮某種死角。說來傷感，打開那些書，皇皇巨著之中，赫赫巨人之下，青年只是一行數字，軍人只是一個番號，縣長鄉長無論有多大貢獻，總司令也知道他姓張姓李，少將以上的部隊長才有個名字，下級官兵只在「傷亡過半」或「全體壯烈犧牲」之類的官方用語中含混提及，無定河邊骨向來不設戶籍，更無論老百姓的汗和淚了。那些書裡有天下，沒有蒼生。

我在哥倫比亞大學的東方圖書館發現一大批刊物，是中國大陸各省各縣印行的《文史資料》，這些刊物在各省各縣政協的主持下定期出版，他們長期搜集整理地方史料，作成紀錄。這一批刊物對我幫了大忙。

以我涉獵所及，一九八二年以前你在中共治下很難找到信史。但《文史資料》記鄰里鄉黨之事，影響甚小，上級不甚指導，執筆者又多是十室忠信，樸實無華，他們大概還沒聽說「上帝給我們語言文字，正是要我們掩飾事實」，或者聽說過，還不能領會，他們居然不偏不倚的寫出許多真相來。——我自己身歷其境的事，是真是假我當然知道。

根據《文史資料》中的線索，我在大陸上買了一些書。隔洋買書，我的辦法是「不管有魚沒魚、先撒一網」。看見書名，猜想它的內容，買來再說，網中也許空空，那麼再撒下去。幸而大陸上出版的書，書名和書的性質大致符合，不像臺灣，書名往往脫離書本單獨供

人欣賞。感謝大陸親友，他們在官吏的猜疑下、在人與人還不能和睦對待的地方辦事，忍受公車司機的喝斥、乘客的互相踐踏、書店職員的白眼、郵局櫃臺的頤指氣使，寄來我需要的著作物。我也把他們的名字牢牢的記在心裡，寫在日記裡，保存在通信的檔案裡，但是不必寫在這裡。

5

在《昨天的雲》裡那樣年紀，我們思想單純，七竅混沌，受父母庇護，無須面對挑戰，眼睛明亮然而只朝空氣看。沒關係，只要你長大。

在《怒目少年》那樣的年紀，開始窗隙窺月，霧裡看花，一路挺胸昂首，沒有天使指引、先知預告，自以為是，坎坎坷坷。沒關係，只要你長大。

人活著，好比打開一架攝影機，少年時底片感光，不會顯影，一直儲存著，隨年齒增長，一張一張洗出來。

下一本書我打算寫三年內戰。那三年我又大了幾歲，「攝影機」的性能提高，並且知道世事有遠因近果，有表象內幕，有偶然必然，有真誠偽裝。重要的是學會了作出決定並面對

後果，在驚駭、抗拒、疑惑、悲痛中認識人性，長大真好。

長大了，由窗隙窺月、中庭步月進入「高臺玩月」，人生的祕密次第揭露，應驗了聖經上的話：「所有在暗室中隱藏的，都要在房頂上宣揚出來。」種種昨日，作成了一個人，這人憑天賜的基料作成了一卷或幾卷書，這一生算是「還諸大地」。

米蘭昆特拉說「回憶是依稀的微光」，我的回憶「在我大量閱讀有關史料之後」是望遠和顯微。

克莉斯蒂說「回憶是老年的補償」，我的回憶「在我洞明世事練達人情之後」是生命的對話。

有些中國老人怕回憶，如果他是強者，他有太多的孽，如果他是弱者，他有太多的恥，兩者俱不堪回首。他的回憶錄不等於回憶。

有些事情我還得仔細想。生命不留駐，似光；不停止，似風。山川大地儘你看，「揮一揮衣袖，不帶走一片浮雲。」實際上也帶不走，連袖子也得留下。不能攜帶，只有遺留或遺失，這是生命的特徵。

現在，電視、報紙天天有人談論青少年。正是：

水流少年色 風飄少年春

未了少年事 又有少年人

上帝在天上，他們都會長大。

6

《怒目少年》本來由我自己出版，老友黃力智兄督印，吳氏圖書公司吳登川先生發行。現在加以修改增訂，請爾雅出版社隱地先生出版，修訂的緣由，卷末〈難忘的歲月〉一文作了交代。

《怒目少年》的寫作和發表，得到多位編輯人的支持，他們是：聯合報副刊主編痲弦先生，中華日報副刊主編應平書女士，中央日報副刊主編梅新先生，新生報副刊主編劉靜娟女士，美國世界日報副刊主編田新彬女士，中國時報副刊主編楊澤先生。

